

宗伯馮先生集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T 5422/3212

25

宗伯集

卷之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論

人主當使然曰本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也
而或於畏一念畏志與資一善修為敗資非
一念足為與敗而強則與敗分焉吾
畏其卒故怖其始不危其心形折其將萌待
其敗而後救壞而後圖治是故慮臣

宗伯集

獻諛於已。直臣如逢此道，智臣識樂於
將動，蓋臣等策於未兆，志欲定於此，又不
欲移於彼，禍機不欲發，彼又不欲伏於此。
夫是之謂謀國之臣。宋至真宗時稱極盛，已
景德數十年間，內帑充陳閭閻富厚，即郡國
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耳。李文靖為相，輒聞而
輒奏之，斯不亦憂勞天子乎？及語王文正曰：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蓋至祥符天禧之間，
然後嘆文靖之見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

不離茵旃之上，成業襲於累世，什資取於四
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
又況六合為家，羽檄不馳，桴鼓不鳴，桑麻徧
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足，自給而外騁
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
為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
而天下弊端從茲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
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
而心未有極也。譬之水然，惟所導之，則有侈

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利益
於是乎長袂利屣進驥褭織離御栢梁建章
之後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鄜時雍祠建蓬
萊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遇焉始不過幾微
方寸而後乃舉環海內外以奉此方寸之侈
心而不足人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
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
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後及民民欲弘侈衆
實繁興逐末商賈矜子母耀鄉里閭左少年

負才使氣任俠無弁奔走富厚窮四民亦
且智盡能索慕所不知始以天下奉人主之
侈心既且以天下奉天下侈心而益不足天
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卒省則不
能無重斂重斂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
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
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顛愚誰肯以
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徇此方寸之侈心彼
固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稱聖人主

固然其無足恠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為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使知之者天下蓋有欲言而不能能言而不敢言而不得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敢望之嬖幸貴近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

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始故牂羊在道蜚鴻在野芋菽不充蔬糲不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苦蓋臥荆棘裋褐不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寒裹糧坐甲枕戈待旦塹山堙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

勞竒請它比鍛鍊周內呼天捨地斷肌刻膚
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
町疇澤葵依井荒葛冑塗吾必使之知其離
揭竿裳呼庚癸伏潢池依萑蒲作氣無聊叫
呼山澤釋耒帶劒走死地如驚吾必使之知
其危其視祥麟神雀芝房蕙莢之瑞直廐秦
園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
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匡是弼此豈徒操
此區區危慄束縛人主令之無所誰何者耶
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耳以天下系
之則不足以天下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
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沾危而人主不動念
者亦安有念天下沾危而晏然不為所者必
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
則必不忍歛四方之憂以為樂歛四方之勞
以為安歛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為豐亨豫
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恠之心折荒淫之樂
絀後宮不敢鬪妝而望頰笑糟丘酒池虛為

林奔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
長平冠軍之校不遣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
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
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闕貴幸無僭擬之
誅守牧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
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寧溝洫自平浮蕩自
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
效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
也昔太宗侈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
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為色變陳恕為三司
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恕以為天子富秦
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
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
為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僖之末而始嘆
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僖而在
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
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
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

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愚以為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措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住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墮眇而冀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即四方

矣

軍事皆由將出

善將將者不自任而任人任人而聽其自任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非可假借也入而謀之出斷死而效之非可一歧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議罪必規其形必襲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

之顧獨以為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
 我於事遠授之以計計至而機移臨之以命
 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
 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至於兩失則不如
 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為得也軍中之事皆由
 將出請申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將權然
 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
 假者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圉
 也股肱羽翼成威神也輕將權者輕主權者
 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
 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為軍容以
 軍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
 棄而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
 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博求將
 而虞其缺又設之貳以備之立之監以叅之
 衆中授計畫從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
 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
 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將無人非將其究乃

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
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
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劔有兩刃而無兩柄弩
有連矢而無二括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
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
軋兩功相忌兩敗相諉官屬得以左右其祖
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且有詛有祝
朝議亦且有禁有與彼與此為二中與外為
三將方自謀自備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
哉是故國之危徵有三而強弱不存焉軍之
敗徵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
事懼其不任而伐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
應者國危吾顯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
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
自用其奇而不敢上一無策而交相躋者國
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為嘗論無定衡以多寡
為勝毀譽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
柄柄有兩持計成而多撓公下而數易如是

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請內請
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
得失則謀泄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而將
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
前且却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
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
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號
令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
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又反與所不任者議
之任者一議者百勢必反制于所不任彼以
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
見議內不能無動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
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幾無失昔
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
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狀言其所知與言其
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身在利害之中
情形現乎前而生死迫其後不患其慮之不
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旁睨而譚利害者

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為高而不憂其
終毛舉苛論以為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聳聽
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
之不真也持聳聽之談撓當事之慮則議日
煩而無當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
滋議不已而瑕釁互起始於為國漸以自為
及其自為之極則雖至敗國事而不恤總之
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
為國之事自為則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為之
心為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下之謀未有如
自為之工者也明君任將必使將自謀之自
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收之昔者漢王
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
齊與漢王會滎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弗酬
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
蕭王亦以為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
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
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己出則

不敢不審力自己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
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
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益之九
節度則益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
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
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徇國難亦未
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
利鈍之所由畧可觀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
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
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
國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不分者權與事而
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
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
與事之外不相徇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
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
將獨明獨斷獨往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
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
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予公奪而後

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
勝於原野者先籌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
誠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
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
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厭難若
皆以為非吾事也全軀保妻子與夫中有所
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事也故有將事而
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內之內假
令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敵之

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
解而嘆乎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
將之事勿使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
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
之政出於一則尊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策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
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
唐之府兵更而為彊騎此二代者皆當承

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
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
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於五府
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
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
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
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
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
做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
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
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
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
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
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
箸籌之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
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

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
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
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以有法在也法存而制託以行若不
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
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
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

而調之郡國壯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
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
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
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
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
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切召募
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
然凜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
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
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
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
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
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
弊而遡之以至於所由起補苴其漏彌
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

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
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
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
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
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
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
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

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於蕭愨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

法至高中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大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鉞亦與

二祖將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

竇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為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

以今之所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已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
為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說曰重
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
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
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
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
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說曰

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
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
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
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為且夫以今之
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
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說曰京兵之
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
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
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

之為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
戰者乎戰猶未也習於何有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為
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說曰入衛京師
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
邊之卒列郭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
守堂與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
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
突寘禍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

而恣為橫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
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
何也謀帥必於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
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
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
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盛
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
為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
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繁

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
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孿必且掣
肘必且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
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於法之外
必且舞於法之內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
議者覩其一不覩其二覩其末流不覩
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
議入歟歟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

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
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
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
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
往而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軍
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

宗伯集 卷之六
二祖堂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覈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
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
若取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
為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
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闕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

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嗷嗷議制為

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
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
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
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
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况

宗伯集
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我蓋洛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策

問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臯陶而孟子謂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夫舜之初載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其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歟清原之命讓於羣卿綿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

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稱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數君子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遠於情歟先零之役則謂無如老臣淮蔡之役則請躬自督戰澶淵之役力主親征汴京之役獨紕和議此皆古所稱任事者也當其時盈庭之議豈盡非是而確然執其初說雖事幸而集不幾於自用而拂衆論者歟夫任則可無讓讓則可以無任任與讓不其兩

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後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姦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勵俗俾讓不近名任不近利以庶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薦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

也爵祿名位懸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
朝廷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己進退
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
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蓋臣之上
忠貞士之茂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為萬
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
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惟時洪
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然羣工未
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

也尹之相湯則任矣許虺之倫豈其無
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曷喪興嗟
民朝夕急譬之拯溺然褰裳濡足惟力
是視而曰待人焉無是理也故禹之讓
也其所以任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為讓
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
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為卿也讓
於狐偃讓於先且居士白韓起之將也
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

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
暢文武無資不如李膺羊祐讓開府則
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
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
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偃之三德
軫之三賞皆民譽也哀其最優乎以廣
恭色媚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悅而舉之
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平
羗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伐蔡

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禽澶淵之
寇寇準獨主親征蔡制專決而中國之
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紕和議一意用
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為
後法忠臣之慮斯闕遠矣充國其最懿
乎準誠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藐
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
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

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
讓於是讓與任始歧而為二雖然彼固
未嘗飾其不讓者為讓而持其不任者
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競
於心讓於色恬於勢銳於名則是以不
讓者為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
所撓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踈於料事
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
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

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
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處則同心
出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
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方
旌之招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
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
種治外不如蠡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
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真
讓已有度其理當為而任之者有度其

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敗未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唱為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為名高則讓之將為厚利則任之陰為厚利顯為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為名高終為厚利則始以讓而終

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為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蓄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

宇化集 卷三十一
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不能相忘而
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勵俗風
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為純臣之
誼辨其為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持
足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馬一家之
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
此無他一體故也今

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
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
而沾沾談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
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
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
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慮絀衆議
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非
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
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啓其端人竟
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

濟所以讓也而此韋彼弦彼可此否如
三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
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埤益鞅掌所以
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
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
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為
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
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
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為近

名任為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
踐之偽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
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
所由出於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
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
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
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
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
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

端醇偽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
以執事之問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
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蓋
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
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
也然歟否歟三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
下山東而父老扶杖願觀德化之成者有
璽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為天子見萬里

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國
勢最强誠以令在必行而已廢格法至重
而其臣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
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
使令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
而或以為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舛
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

宣宗章皇帝時洋洋

聖謨載在

實訓者惟修令布令為兢兢其大指可得而
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愷悌紹庥

聖緒夙夜憂勞天下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釐革 詔書下天下皆訢訢焉以為帝王
不足侔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
令數下則幾玩而頓矣欲重

詔令何道而可謂士其昌言之

唯人主制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
下一稟於人主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
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震耀遐邇者
威王之要機也奉憲貞度設誠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蓋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
令其次能令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
不能令至於不能令末矣易曰天有風
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不

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窅窅
墨墨耳及其披拂四海播揚萬有也鬱
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震撼擊撞亦足
殺萬物而不厲蓋物莫不稟令於風令
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
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
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聞於大
較以為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
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為之理乎夫

令必行禁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
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
有虞氏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
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迪有顯戮以
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
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
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瘞策杖願
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勤
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

下西河遠人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一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察過詔議詔不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

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藹而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摹闊而不褊肯嚮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强固非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我也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諭羣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

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
有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
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耳
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法

祖宗之庥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訢訢焉愚
生即託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掾下
竊以為

皇上天下聖主也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內
有不安其所者為之惻怛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錯貸
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於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羶裘之長稟正朔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椒房之戚尚主之貴
一挂議論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偶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心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憲令不盡行威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輦轂法行於貴近而抗敝於姦巧上布令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文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覆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

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相徇上下相徇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則以為必行緣人之說而加詳則以為有便無不便矯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為不便掩其便如此則前後相反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令者罪合自

罰是下令是於有司幾何時矣未布於畿

輜都邑已緩矣彼見都邑之緩則復何
急焉亦沛於他郡國輜已緩矣彼見
輜之緩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
乙乙且復然一事敗乙以譏甲甲且復
然如此則遠近相伏遠近相伏令必不
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逾期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郵
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於
羣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效問之百

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
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
行者也然令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
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
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於其盡也故其
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
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
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王者度人情揆
事理議不審則王者得而駁正之議既

定吾即以責王者綜名實覈功過行不力則

朝廷隨而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下執符以合焉勿浸浮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內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言之而便行之而始見不便也去不便別議其便者無嫌及汗焉行之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

絃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之所終令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隴畝視旱蝗者為奉令剝民鋤以潤私囊者為廢格

詔賑貸矣而發倉庾惠窮民者為奉令餘梁肉以不恤其所者為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為奉令益情歧罪以殘無辜者為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灌濯抑芳靡者為奉令侵

女紅以自繭絲者為廢格

詔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圍疆圉與士卒同甘
苦者為奉令嚴軍須弛武備及效首虜
不實者為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無
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舉劾慎題覆重
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僚矣停大農之取
伸大府之憲裁九御之恩數省
大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官府無二體貴賤無二法遠近
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為一
日之間而覆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
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而先帝崔銑
之言曰我

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
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今

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今之法行漢之令做強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以不若有虞政何以不若商周執事所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曰德之化入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有立於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漢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終

卷之六十二

北海馮琦所撰著

策

問言路通塞關世道治忽尚矣古之帝王有獻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開言路之章無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逮古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乎激宋之言路始乎開卒乎塞夫隨

何以入於激開何以入於塞儻所謂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所以弘獎言路者至深切矣二
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說也而王文恪乃
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
以塞之機果安在歟

上上循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羣臣爭上書
論列天下事然深識之士猶不能不喜其

開而虞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
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
不與直歟蘇洵曰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
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純意於國事有謂理
勝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
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
士其明著於篇以為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
陽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

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
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
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
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
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
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翹
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
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
之害而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

與害為國家慮此必不得之數也惟夫
以國家之心為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
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杯
孟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
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
問謗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
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
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
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

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
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
之以直求之於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
相尋也蓋及復漢宋之事而咨咨嘆焉
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
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
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
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為顧厨俊
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

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
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
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遷
事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
而忠讜之路絕宋亦且敝矣故天下之
事至於靡焉而弊至於矯焉而過至於
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開
之極也嘗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即千
古同揆矣哉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
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
時拾遺禁闈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許
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閭闔而盡
所欲吐故羣策畢舉而大統始肇也我
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
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
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鎮撫恭議侍
衛姚知縣弘言議輸納王政以編氓建

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
問故忠謨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
之主習於事而揆策之臣孰於計以不
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機
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襲安
於已然深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
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必然之說故其
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入
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

天下見以為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
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口而發其究
至於以言為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夫
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
故塞者開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
怒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宮天
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
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瞑目
語踐繩之節其究至於以氣相激而人

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
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我

國家至

仁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間以戇
罪尋復其官洎至崇臚言事者爭為激
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紕言者無所用
一鳴輒斥或繫獄或杖於

闕下而言路始噤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關失給事中御史

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為激切
至正德中大鐺煬竈首治言官上封事
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鬼薪城旦
而言路又噤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
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
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官之聽納噴室之議信必然之畫
開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
懷畢議願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滿

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開
而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
憂盛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而至斥逐
者耶伏蒲徙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
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
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既隔而於
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
其利小而使人主有所不信羣臣之漸其
害大人主有所櫻拂而逐諫臣其事顯

而留中不報決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
之地其患深入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
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
操釜鬲而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
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
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
子宜自引以為過則柰何不講於獻納
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
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篤

不欲彰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篤不欲彰
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
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
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嗟乎君臣之
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
之術而成其為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
子以為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
吾以為宜真誠婉篤如古純德不二心
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

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
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
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
事機或幾而債也人主內有所詘以伸
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
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於議
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
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為煩詘
談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

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
閭不為戇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
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
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為
急吾以為為急而上且意其為緩疑於其
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
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為大吾以為大
而上且意其為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
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

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
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
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
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
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咸之
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元厲為聲
安有慳慳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
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於衆中而
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

明王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於君
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
也王沂公謂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
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
誠即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
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
適政不足間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
政而勿適勿間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
籌畫至密幸見聽納十不得五馬況於

宗仁集 卷之三
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
過縱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
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
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即
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聞達而恥沒世名不稱其旨則
異矣然名一而已後則有曰名教曰名節
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
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

拾遺禁閨而強藩寢逆謀晚拜平章而京
兆毀大第為侍中而契丹書輒署名入門
下省而北邊戒無生事此四君子者非身
請而口諭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殷浩唐房
瑄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
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
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
而後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鄉舉里選
其稱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

聲而適於用後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終始不酬真偽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謂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然則名者固為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賓也可以徵實亦或以敗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競其實而競其名不可覈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闇於名亦闇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

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
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弼士操
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為用而不相
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
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
晉盜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
朝名施敵國譽豈虛立士豈虛附也彼
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
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

守節死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黯也即丞
相弘亡敢鴈行矣楊綰拜平章事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太吏省闕
從撤大第即郭汾陽且為歛衽矣韓魏
公之為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
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
曰為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闕也
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既相
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

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
此四公者計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
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
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
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
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
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
名無所著以存昔者殷浩之於晉也房
瑄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

亦伺其出處為時隆替引領望其登用
及其用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
為天下禍始蓋天下乃始嘆盛名之難
副矣夫賢者有名偽者亦有名人主得
賢人則以治得偽人則以亂天下賢人
少偽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
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
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責不見不聞之功
如詩人所稱干城腹心顯相髦士之倫

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後
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
以名為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為
者也無以名為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
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
為者猝而成猝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
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
士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
不如為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

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邦
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為要積
月之要而為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
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
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
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
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憚
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凝塵滿席而人
無敢干以私稚圭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天下晏如也君實居處有法度誠心
不妄語即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
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
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譽
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後之君子
不根本實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為能
以暴得大名為福囂然若揭鍾鼓而求
亡子且奚以此為哉蓋天下趣名久矣
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詭故不

情離縱以為賢跋扈以為智棄千金而
不顧爭壺餐而動色平津侯之布被郎
中令之敝衣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
輻輳辨如飛屑危冠而稱道術抵掌以
論功名程其職業茫如風影類趙括之
談兵等馬謖之過實是曰談名其流二
也廣求以合衆勤遠以自旌游大人以
成名指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坂比價蒲
葵晞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

交名其流三也事私而託公行汙而寄
治徼好爵而靡至藉令名以自通及魚
兔之既收類蘧廬之託宿毋將挫廉於
荊州孫寶散法於杜穉是曰借名其流
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微巧欲
而如讓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
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為高
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為名而亦終於
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實者有名

偽者
之名一偽之名五五者
之變
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
以今之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之
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議
之愛也憎也愛而佯憎憎而佯愛也愛
而譽也憎而毀也一譽而羣知一毀而
衆誹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
能無飾言聞者既已信耳而傳者又未
必信目真偽
是非易位然則孰能

而辨之蓋古者取士於鄉政
 成於上論定於下莫若與人而曰
 與人誦之莫若庶人而曰庶人不
 誦至狗也莫若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
 惡者善者惡之吾非以與人庶人鄉人
 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
 也工為矯飾而人習其本末則色
 沮而退也雖敢為夸誕而人悉其底裏
 則赧赧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
 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嬖而習見其疵
 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疎遠而習見
 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
 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真好惡
 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
 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
 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

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
 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

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
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
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愧於近與其
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
之者也如浩如瑄則譽之者也使人譽
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敗者也瑄之敗
也怏怏不朝請而浩咄咄書空讀曹顏
遠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
態始露矣借衣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輪

摧襟裂盡還之至人而後詫曰惜矣借
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徒悲其後之
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
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
名即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逆折天下
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
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
無名高以分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
鬪之勢其為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為善

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器
范公盖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
而許之亦勿逆而拒之士勿有心徇之
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
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
鷹不願有千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
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
其心為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與
否耳名誠不足徇亦復安足避哉

